

# 抗擊新冠肺炎

「沒有特效藥物，不確定的疫情，不能確定的防護條件……直接面對，或是退縮？不能退縮……作為一名重症醫生，我也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這是武漢第四醫院新冠肺炎重症隔離區組長、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重症醫學部主任楊超的一線抗疫日誌，從大年初一深夜申請馳援武漢至今，他一有時間就會記錄下工作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他說，「希望這份日誌能夠成為一輩子的寶貴財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10日晚上八點多，剛剛下班的楊超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申請出征到整裝待發，只有不到12個小時的時間，作為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首批馳援武漢危重症患者救治醫療隊醫師組長，他在做好工作的同時，還要帶好隊伍，「有過擔心和猶豫，但是我沒時間考慮太多，申請支援武漢也是醫院批准之後才告訴家人的。」

## 助正確認識病情建信心

他在日誌中寫道：1月26日出征……1月30日投入戰鬥。到了武漢，經過短暫的培訓，很快就進入了病區一線。30號我們就開始工作了。河南隊135名醫護人員（另有兩名帶隊人員）接管了兩個病區，60多張病床，我和郭俊華主任各帶一個小組，和其他醫院醫護人員一起，分別管理一個病區。

「每天輪班工作，一個班是5個小時左右，我負責30位患者的診療工作。」楊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身為重症醫學學生，他負責的患者都是病情危重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且很多患者存在心理健康方面問題，對自己的病情感到焦慮恐慌。而他要做的，除了正常的診療之外，還要對這些病患進行心理護理，幫助他們正確認識病情，樹立信心。

## 擔心醫護人員防護問題

第一天工作，就讓他記憶深刻，他在日誌裡這樣寫道：第一個班還是比較忙亂的，工作環境不熟悉，流程不熟悉，加上帶有恐懼心理。因為培訓時提到，有些病人可能會情緒崩潰，攻擊醫護人員。正好此時，微信朋友圈瘋傳一位患者家屬扯破醫生防護服，並抓破皮膚，導致該醫生發熱。此事就發生在我們援助的醫院，就在我們工作的樓上。所以我們看病人和治療時，都是兩個人一起去的。

## 一個班下來衣服能擰出水

楊超表示，其實真正接觸患者以後，發現大部分人還是相信醫護人員的，「所以現在就不再擔心了。」他坦言，現在擔心的是醫護人員的防護問題。「作為一個病區的組長，如何使自己的團隊零感染率是我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防控一定要注重細節，細節決定成敗。」所以，即便是到武漢工作已近半月，每次接班還要提醒隊員，「手、頭髮、眼睛、鼻子、口腔、耳朵、顏面都是重點防護部位，必須仔細清洗。不能觸碰、擦搓，出門戴口罩，不集體聚會。」

「目前對我來講，最難的還是進入隔離病區要穿上整套防護服，嚴密到就像被裝進密不透風的袋子，一直處於輕度缺氧狀態，稍微一動，馬上就會汗如雨下。」今年51歲的楊超感嘆地說，一個班下來，衣服能擰出水來，「感覺快要虛脫了。」不過，工作的時候跟打仗一樣，就顧不上了。

「八床是一個29歲的小伙兒，和朋友聚會時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對病情充滿了恐懼，對前途充滿了迷茫……七床是一位50多歲的女性患者，不知如何患上了新冠病毒肺炎，這幾天吃飯很少，抵抗力很差，身上沒有勁兒……我們不是專業的心理醫師，但我們要處處給他以關愛，時時展示我們的信心。」

2月3日，楊超在日誌裡寫道：願他們早日康復。

# 河南馳援武漢 重症隔離區組長抗疫日誌：



醫護人員休息時也不能脫下防護服。受訪者供圖

# 患者患病得失 醫者醫病醫心靈



河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第一梯隊到達武漢。受訪者供圖

## 其實我們也怕「要給孩子做榜樣」

### 特稿

「王月華，我愛你！我愛你啊！」1月26日，河南省首批馳援武漢抗擊疫情的醫護人員在與暫時留守的同事依依惜別之後，依次上車準備出發，突然，人群中一句哽咽的吶喊式「表白」讓在場所有人不禁淚如雨下。河南淮河醫院腫瘤科護士王月華的愛人徐國良，亦在喊出這句話之後痛哭失聲。他說：「我做好心理準備送她去武漢的，可真到了這個時候就是特別難受，無法言說。」

事實上，很多支援武漢的醫生都是先向所在醫

院提出申請，然後才告訴家人。他們說，是怕家人惦記，或者阻攔。一位曾在北京小湯山醫院參加過非典救治工作的醫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說不害怕是假的，誰都知道這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病毒，沒有對症治療的藥物、不確定的防護條件等，都說明此行兇險，可能有去無回，「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帶著與家人訣別的勇氣出征的。」最近，已有多位一線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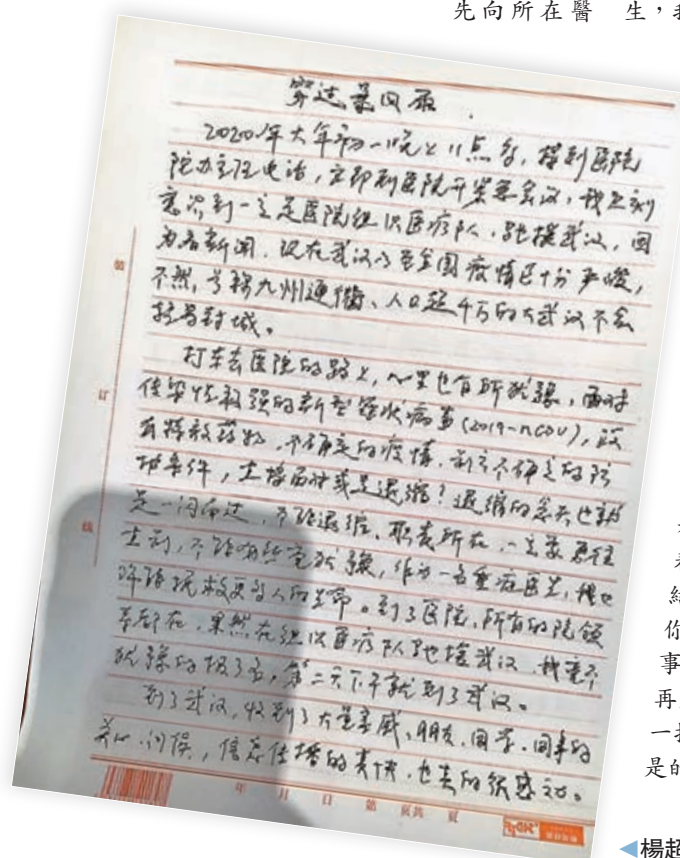
「我是外科大夫，她是內科護士。她在呼吸科工作了8年左右，是有經驗的。我們都是醫生，我是支持她報名的。但是作為醫務工作者，我不是很擔心，作為家屬就擔心。」說起妻子，徐國良幾度哽咽，「這種感覺很奇怪，就是特別揪心，特別矛盾。」他表示，家裡還有老人和一個5歲多的孩子，「他們都不知道月華去武漢了，怕他們擔心，沒敢說。不過，今天回去得想個辦法告訴他們了，因為作為第二梯隊，我也已經提出申請了。我們都是醫生，能出點力就出點力，將來也能給孩子做個榜樣。」

「2月5日，累，但仍然信心堅定。今天下午下班後，也許是太累了，洗澡後竟倚在床上睡着了。睡醒後感覺身上發冷，頭昏昏沉沉的。吃過晚飯後感覺好了些，和尋常一樣了，有點擔心。我想起了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自勉吧：暴風雨結束後，你不會記得自己是怎樣活下來的。你甚至不確定暴風雨真的結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當你穿過了暴風雨，你早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自己……」這一天，作為同一批出征的「戰士」，楊超在日誌裡寫道：是的，我也怕「中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楊超日誌手稿。

受訪者供圖



## 醫護：女剃光頭男用紙尿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在抗疫一線，隔離區裡的醫護人員在繁忙工作的同時，還不忘進行點點滴滴的小創意，不僅方便了工作，還能夠尋找樂趣，給沉悶的隔離區帶去歡樂，更在疫情面前給予彼此力量。

### 醫護人員自創抗疫辦法

首批馳援武漢抗擊疫情的河南大學淮河醫院26名醫護人員大多是年輕的「80後」、「90後」，相較於初次經歷救災事件的興奮和緊張，「剃光頭」是令女孩子們心理波動最大的事情。「好不容易留的長頭髮，全都要剃光！」臨出發前，血液淨化中心護士王月看着被剃掉的縷縷青絲，心疼得直掉眼淚。「可是不行啊，長頭髮不方便穿防護服，也容易引發細菌感染，所以必須得剪掉。」

在抗擊疫情一線，很多醫護人員將自創的抗疫辦法拍下小視頻在微信裡傳播，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奮戰的同行。援鄂醫療隊隊員張絨嬌、劉榮梅就在短視頻裡示範用洗手液解決護目鏡和面罩起霧的問題，她們說：「很簡單，就是在裡面薄薄塗一層就可以了，有點模糊，但是不起霧了！」至於長時間佩戴N95口罩，磨破了耳朵、鼻樑、面頰，「只需要用牛奶盒子的塑料拉手繫在口罩上就完美解決了！」

此外，為了應對穿脫不便以及減少污染、節約防護服的問題，醫護人員在隔離區工作期間完全無法進食喝水，亦不能入廁。為此，他們不得不用紙尿褲。楊超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確有男性醫護人員穿紙尿褲的現象，「這是沒辦法的事情，生死面前，救命之際，這些都是小事。」

### 防護服上寫名字互祝祝福

不過，隔離區常常也會有歡樂的事情。最近幾天來，一些小視頻火爆網絡。視頻裡，為解決防護服遮臉無法辨別的問題，醫護人員會在彼此的防護服上寫上名字，增加辨識度。同時，還會寫上祝福的話，甚至還有「徵婚廣告」：徐偉 男 南京鼓樓醫院 未婚 電話157……很多網友笑言：「等疫情過去，一定去找他們做朋友！」



防護服遮臉無法辨別，醫護人員會在防護服上寫上名字。圖為隔離區裡正在工作的楊超（右）和同事。受訪者供圖

## 深圳暖心「戰疫」隔離不隔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近日，一張微信朋友圈截圖被廣泛轉發，一位深圳市民從湖北荊州回到深圳，進行自我隔離期間，受到了社區醫生與工作人員的特別關懷，「我從疫區來，他們沒有歧視，而是尊重；並鼓勵我在家不僅是隔離，也是在戰鬥！」因為這條朋友圈，網絡上開始普遍呼籲對待隔離人員以尊重取代歧視。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深圳的人口組成十分複雜，在緊張對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時候，亦湧現出了眾多互幫互助、共渡難關的故事。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採訪了一些深圳市民，他們講述了在這個異常「寒冷」的冬季，遇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溫暖。

「社區醫生每天會給我打電話詢問身體狀況，他總會先說『抱歉，打擾了』……」這位發朋友圈的深圳市民，居住在寶安區的海樂社區。在他看來，每日簡單的道歉開場，表現了社區醫生對於隔離人員人格的尊重，「他們沒有把我當成湖北來的潛在風險者，而是當成一個沒有任何問題的人。」該深圳市民表示，他還收到了社區送來的米和油，網友評價「疫情之下的對人格的尊重很可貴」。

### 網友上門餵養「留守」寵物

疫情期間，還有不少深圳居民滯留疫情重災區，他們的寵物則面臨生死問題。Sandy在年前回到湖北，因家鄉已封城，至今未能回到深圳，而寶安區家中獨自生活的三隻貓成為她最掛念的生命。無奈之下，Sandy在豆瓣APP上的疫情互助區中找到了上門餵養的網友，並提前告知小區附近有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因為大家都養貓，很能體會我的心情，網友了解清楚情況後，決定幫助我」。Sandy表示，那時候其他上門餵養報價已經達到200多元人民幣，「這位從未見面的網友最後只象徵性收費20塊錢，價格很良心！」



自我隔離的深圳市民朋友圈截圖。網上圖片